

Requirement of walking) 爲滿足，一劑溫和的良藥可以開出來，那就是每週三次每次四十五分鐘的疾步急行。我想，較有效果的處方，可以說，每日三、四英里，每週四至六次者。

青年會健美顧問查理士·甘茲曼博士 (Charles Kuntzleman, Ph, D) 同意我的看法，認爲步行在健康衛生的觀點來說與急行 (jogging) 一樣有效。除非培養馬拉松或其它選手，步行很夠了。步行能降低體內脂肪、增進腿肌的強力與耐力，並能消除緊張與憂慮。

步行是一種運動 畢生受用無窮

甘茲曼博士是「步行大全」(Complete Book of Walking-Simon and Schuster 1978) 的作者，在書中指出，女人組織提倡健行方案較男人爲多。對於男人，他懷疑，是否他們天生有英雄氣概，認爲男子漢要嗎就跑，何必步行。甘茲曼博士說，大多數的人還是步行的多。要從運動上獲得任何效益絕非不做爲，不勞而獲未之有也，可是男人之嗜好步行不亞於女人，雖則他們沒有勇氣加入任何組織方案。在一九八〇年代，無疑地，步行幾可成爲人類糾纏不清，與人結不解之緣的運動，尤在能源短缺時間，安步當車，正可節約能源。又當貨幣貶值及世界性石油節節上漲之秋，步行是項儉樸的美德。步行又是對付石油勒索的武器與行動。在汽車成爲不可一世馳騁於高速公路地威風八面的世界，步行就是不依賴的實際行動。

除了具體答復通貨膨脹與高速公路外，步行仍有「美」的一面。步行是一項發展人體健美的最好方法。與其駕車橫行於田野，倒不如坐在客廳看電視節目。蓋二者同樣地腳不踏實地，碰不到泥土嗅不到泥土的氣息，我們忠告讀者朋友，打從今天起，隨便到那裡，隨心所欲，散散步，在可能情況下，走向新地方，如不許可，走老路儘量來發現新事物。這是不是比徒叫而不做來得簡易。外界景物時時在變，世界上新奇的事物天天有。讓我們把步行成爲我們步向健康人生之途邁進。

聊天散篇之七

平越二三事——人物

陳蘭蓀

平唐兩院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合稱交通大學貴州分校，躲在貴州平越的山凹裡，保持弦歌不絕者有七八年，兩院校友，加上滬校寄讀的，在那裡就學及畢業的，總有一千人以上，在那段時期內的人物，風景，鄉土等等，不無值得一記的逸事趣談。如不付諸筆墨，等我們這批耳順上下的老傢伙息勞歸主，就將永遠湮沒了，也許在我之前已有校友涉筆過，那麼我的就算續篇或補充。如選沒有的話，本文就算拋磚引玉，希望平越的校友，各就所見所聞，揀有趣的，或值得紀念的，多記幾則下來，我想就是滬校，九龍坡，新竹的校友，涉目這些齊東野語，也不會覺得討厭的。

0 — 50 — 100

羅忠忱教授教應用力學，嚴格得另有一功，他每星期給一次測驗，一個鐘點，兩條題目，給分一絲不讓。演算過程有錯不用說了，答數也要正確到三位有效數，就算 3.76 寫成 3.75 也前功盡棄，如此，兩條全對是 100 分，對一條 50 分，否則就是 0 分，絕無部份分數，如一條 3.76 算成 3.75，一條 0.0815 算成 0.0813，吃零蛋。吃客當然覺得好冤枉，有一次一位同學當堂申冤，羅先生說：「我正要你們明白，你們到這間學校來，是學做工程師，有一天，你們中間那一個受命設計一條大橋，結果坍了下來，你能說不小心在小數點下錯了一位嗎？」當堂，大家嘿然無言，心悅誠服。

馬 戲 班

戰時在後方讀大學的人，十之八九吃貸金飯，出名的所謂八寶飯，因

爲飯裡玉，金剛鑽，翡翠等一應俱全，八寶飯加上一蓬鹽水煮豆芽，或鹽水煮南瓜，其營養的價值可知，加上功課繁重，宿舍裡終夜燈光不熄，很少人可免於攪得面青唇白，大批人絡繹不絕地去光顧貴陽的中央醫院，唐院的英文簡寫是 TSC，貴陽中央醫院的醫生們給改一個字母，叫作 T. B. College。

這批 T. B. 學生，別的還勉強好應付，獨有體育這一科就沒有辦法，一則體力夠不上，二則考試、習題、設計、繪圖、實習攪到天昏地黑，誰還有閒功夫花一個鐘點去操場上運動，好多人是開學的第一堂及學期終了最後一堂各去照一次面，比較熱心的也不過二三次中去一次，所以每次的體育堂，體育主任要到宿舍裡去拉伏，低聲下首，說盡好話，湊了小貓三只四只交差。

一學期就這麼對付過去了，但期終測驗却無法逃避。而且教育部規定，體育不及格不能畢業，那時的測驗是三個項目：單槓、百米及五千米，單槓要拉得下顎升到鐵槓以上若干記，可憐的 T. B. 們，拉得足數的固不乏人，但好多人藉脚在地上一蹬之力冒上了第一記，待兩脚懸空就後力不繼了，怎麼辦？請不必替古人就憂。第一記冒上後，把頭一陣搖，圍着的同班，齊聲飛快地吶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……在這個人還沒有掉下來之前，能喊到多少就算幾下，因此，單槓是沒有人不合格的，而且「成績斐然」。至於百米，更「易過借火」，主任只有一個，他在一頭發信號槍，就派一個同學在另一頭揪跑錶，跑錶揪得太不成話，就對調過來，仍是換湯不換藥，無論主任在那一頭，成績沒有一個不打破世界記錄，過關當然不在話下。

這兩項有花樣好出，五千米就沒有八寶了。十個人一組，主任在起點發槍後，有足夠時間到終點揪跑錶。於是大家約好慢跑，速度一致，嘴吧裡還要喊「一二一」「左右左」。結果也是破記錄——世界上最慢的記

錄。全班個個人破了慢記錄，不能過關也過關，四年的體育成績，就這樣混過去了。好好主任既這樣「俯順輿情」，那麼那三四只小貓在盛情難却下去上體育課，又做些什麼事呢？恰好主任是參加過遠東運動會的中國器械操選手，玩意兒當然不壞，於是衆口一辭要求主任露兩手開開眼界，單槓玩完玩雙槓，一堂體育就在掌聲中結束了，下次是如此，再下次仍是如此。久而久之，體育主任有了個雅號，叫「馬戲班」，這名字太普遍了，連主任自己也知道，相安無事。

有一次，有一位又老實，又多禮的同學，在街上劈面遇到主任，必恭必敬地鞠了個躬，認認真真地「馬先生」三個字脫口而出，一時雙方當場僵在那裡，等馬先生在驚訝中走過，同行的同學，不禁當街縱聲大笑，腰都直不起來，筆者有幸恭逢其盛，不敢自珍，公諸同好，但說來慚愧，這位老同學只記得是四川人，名字怎麼都想不起來，連馬先生本姓什麼都忘掉了，實在「失禮」。這位禮貌遇到的校友如碰巧寓日本文，希望自行招供。還有，馬先生尊姓大名，想起的請告本刊編輯。（編者記得主任本名是徐家增）

荷包蛋與襪統管

大戰中，大多數同學與家庭失去連繫，學費全免以外，生活也靠教育部發的貸金對付，（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德政，值得讚揚）。少數人有家在後方，經濟寬裕些。我就是這種少數幸運兒之一，我進了唐院，發現和兩位大教授帶了些親戚關係，一位是管理系主任胡毅若教授（立猷），一位是礦冶系主任王鈞豪博士，胡先生是我表姐夫的姐夫，王先生則牽絲攀藤。這麼一叙，他比我高一輩，那麼一叙，我比他高一輩，關係怎麼來的，我始終沒有攪清楚過。閒話少叙，一個時期，親戚，親戚的親戚，親戚的朋友，來了一大批。中心人物，是胡教授的內姨篋太太和在管理系讀書的胡王兩位老師就出主意，啥勿組織個飯團，讓三姨（篋太太）出力，其他

想對南方用兵，也不關心漢人土地。由這些看來，這個北方傳來的情報，根本缺乏可靠性，恐怕就是偽造出來做為陳橋兵變的序幕。

(2)正月初二日，匡胤尚未出兵時，京中已有謠傳點檢作天子，可見這次政變，京城中人已有風聞，只是內廷不知而已。

(3)當匡胤兵變返京，京城中人走告其母杜太后，太后說：我兒子早就懷有大志，現在果然不錯。顯然匡胤的母親並不驚訝這突來的消息，也未加評論之詞。而當初二日京中謠言盛傳之時，匡胤驚慌回家告訴乃姐，唯恐事機洩露，他姐姐反而斥責他既有此志，不必怕人知，應敢作敢為。可見，匡胤的蓄志，家中人都知道。

(4)匡胤赴陳橋之前，曾焚毀文書一批，自有用意。

(5)兵變之時，好似演戲，計劃井然，安排有序，不像真正突發的兵士嘩變。同時，有許多說不通之處，例如匡胤本人為禁軍領袖，抵禦強敵之全軍統帥，豈能夜宿大醉而不知兵變？倉促之際加身之黃袍又何來？禪位詔書那能臨寫就而成的？

總之，陳橋兵變，實為趙匡胤所自編、自導、自演的史劇，另外再加上三種憑藉，始得成事：一為後周朝廷剩下孤兒寡婦，對匡胤無法抵制。二為匡胤父宏殷久掌禁軍，匡胤的部屬，多為其父舊口袍澤，父子二人皆與禁軍有密切的關係及久遠的感情，因而獲得禁軍擁護。三為匡胤有所謂「義社十兄弟」，皆為禁軍將領或掌軍旅之武人，是當時實力派人物，這批人都支持匡胤。而且那個時代，掌握兵權的武人，多趁其故主死亡，遺下寡婦幼兒，乘機篡奪其王位，後周太祖郭威即以此法篡奪後漢王位，趙匡胤如法泡製，自也視為當然了。

新城四年(續)

蔣 山

花園新城風景線，大致可分為三區：一區、自山口、亭亭小店右手沿花園一路經愛土樓，到這區頂點竹莊，包括桔園路的新城教堂。二區、自亭亭小店左邊花園二路上坡，曲折盤旋直達梅崗的中華女童軍訓練中心。這裡地勢最高，可以欣賞梯田溪谷，出岫雲烟。三區、是遊樂區，以聽濤館為中心，包括游泳池、蘭溪公園，及新城樂園。早起居戶散步、運動的，多上二區梅崗。一般遊客則麪集三區。每逢星期假日，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。惟有信主的，一心向着一區桔園路教堂，天天晨更朝聖。筆者原有睡懶覺的習慣，一直未能革除，但自遷居新城以後，為要參加晨更查經，不得不勉力提早起床，久而久之，終於克復困難，除去數十年晏起的舊習。

花園新城自然離不了花，這裡特別介紹社區裡一位了不起的女青年作家劉俠姊妹。她自十二歲時起，即患類似風濕關節炎，竟奇蹟般克復了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，自我進修，完成了許多優美著作。在她所著「生之歌散文」裡有一篇「山與花」，對新城四時的花木，有生動的描述：

「春天的幕剛拉，杜鵑便迫不及待地登場了，生怕別人搶了它的鏡頭似的，開得那樣喧鬧放肆，滿枝怒放的花朵，霸住山徑的兩頭。玫瑰、扶桑、大理也爭相吐艷。小雛菊絢爛一地，在五月的黃梅天，她們就替代了陽光。

接着，相思樹與千年桐也細緻地綴滿一樹金黃和雪白的花朵，一陣風過，宛如洒落一地的碎金碎銀。

女兒笄明。於是人出錢，就在教授宿舍樓上開飯。有好飯吃，大家興高采烈，立刻就攪成了，組成份子胡、王兩位教授，笄太太和笄明，笄明的表弟楊延燾，笄明的香港培道中學同學李沉蕙，我和跟着我在平越上中學的小妹子再芳，正好八個人，（後來人去人來，王博士的女兒志洪學姊也參加過）。那個年景，就算小飯團，吃的東西仍沒法和現在的水準比的。但比起八寶飯，菜祖宗，當然勝過一籌，大家吃得很高興。尤其是兩位老師，年齡和我們差上一大段，在飯桌上就沒大沒小，言笑不禁，他們互相揶揄起來，更笑話百出，胡先生尤其把王先生那一轉彎比我們小了一輩的事當作王牌武器。那時，再芳才十多歲，一桌上數她最小，「小再，你還不管管，看你這老姪嘍規嘍矩」這老姪子不問可知就是礦冶系同學望而生畏的王鈞豪博士。

荷包蛋，一人一個，公平交易。小女孩，有好東西不捨得馬上吃掉。總要等飯快把完才夾到碗上去，碟子裡最後一只荷包蛋向例一定是再芳的，忽然間，胡先生開口了：「小再，你的荷包蛋還不快快吃，你不看見你的大姪兒正在修你的邊？」王博士被當場捉出來也不在乎。「小再，你勿會勿捨得給王家伯伯修你一點邊。蛋黃還是整的」。王鈞豪博士晚年長居香港，與筆者相聚十多年，他為我們夫婦證婚，看着我家四個孩子一個一個出世，一個接一個坐在他膝上聽山海經，是他們眼中風趣慈祥的王家公公，嚟得他一塌糊塗，老人家於六〇年中期患癌症去世，享壽已逾八十高齡，現王師母仍健在，由王志洪學姊侍奉着住在香港。

戰時物資短缺，生活艱困，但人人甘之若飴，沒有人叫苦，而事實上也不覺得苦，教建築的林炳賢教授，腳上總穿一對織花襪子，當時是極少見的。有一次有人問他：「林教授，你那麼濶氣，還有這麼時髦的襪子穿？」他聽了，一言不發，將皮鞋除下來，原來只是襪統管，鞋帶以下是雙赤腳，然後，用他特殊緩慢低沉的喉音解釋：「赤一雙腳在學生子前面不好看，用一對襪統管裝裝樣子。」

我講這兩個故事，對幾位前輩的風範，那種風趣，淡泊自甘，從平易中流露的不凡，有無限的崇敬及景仰，王博士墓木已拱，胡、林兩位先生，如健在的話，也應期頤之年了。

五十九分半

說起來有點奇怪，唐院在有一件事上洋氣特別重。課本、講解、作業，幾乎全用英文，曾經有人挖苦過我們，「你們的國文是不是用英文教的」，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，國文雖然沒有用英文教，但唐院的人，確有點拿國文不當一回事。此風由來已久，不是那一班特別調皮些。但我們這一班做「小魚」的時候，正巧碰到教育部下令，全國大學一年級生，國英算三門中有兩門不合格就不許升班，英文和微積分總有相當人數要「肥佬」。如這兩科巴過了一科，就希望國文不要來湊趣。

我們的國文教授是一位前清中過舉的老先生，長了一把山羊鬍子，對歷來學生將國文「蘿蔔不當菜」的態度，他老人家積忿已久，形成一股怪脾氣，就是亂「肥佬」人，對他的閱卷給分，有三個傳說：一、將全班試卷向前一拋，着地得最遠的給分最高，越近越低，一大批靠近腳邊的就不及格。二、在名單上用紅藍筆排圖案，一二個藍的，六七個紅的，又一二個藍的，這樣碰你的運氣。名字恰巧碰到藍的就過關，紅的就倒霉。三、女生全部合格，越漂亮的分數越高，最漂亮的八十分。那時的余澤篆學姊綽號就叫「八十分」，男生就聽天由命。這些都是傳說，姑妄聽之，姑妄言之，不過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這位老先生評卷全憑無準則，國文考試，向例在堂上挨足兩個鐘點，再叫學生帶回宿舍「續成」，試題是一篇作文，一篇默書，默書那部份帶回宿舍還有什麼好事。那麼作文即使吃零蛋，至少還有一字不漏的默字那五十分，但榜放出來四十幾分的也有，二、三分的也有，那個默書部份那裡去了，這就難怪要引起上述那幾種奇奇怪怪的傳說了。

我們不巧領先碰到教育部那條嚴令，慌了手脚，高班的老大哥就教我們想盡辦法去拍老先生馬屁，希望他心中一喜，多放幾個人過關，夏天開學，一幌眼就秋盡冬來，國文是幾班混合在禮堂（孔廟大殿）上大課，四無關攔冷風颼颼，我們就想出個主意，公份湊了錢買一個炭盆及一大批炭，在教臺後面生一個火。又約好在老先生進來時一齊鼓掌，直到他火盆前坐定為止，我們小小的希望是紅藍圖案的長短對調過來，紅的短些，藍的長些，不料第一個學期成績貼出，非但顏色配搭如故，紅的反而更長了些。紅人佔全班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上下。筆者拿了個五十九分，加入紅人行列，這一來，大家火了，也急了，第二個學期開學，就相約不上他的課，但又孩子氣地要規避罷課的罪名。辦法是叫正副級長兩個人去上課，其他的人算請假，或至多是曠課。那時，筆者忝為級長，義不容辭地成為兩個上課者之一，第一堂就被老先生罵個臭死，但我們兩個人頭上還是硬頂，說我們是真心來上課，其他同學缺席我們無權干涉。第一次他罵足幾十分鐘，悻悻然走了，後來他又試過一兩堂，仍是小貓兩只，自此就不來了，當時有一條校規，教授十分鐘不到准學生離開教室，我們兩人就做戲般去坐足十分鐘，表示不是學生罷課，而是先生罷教。

這樣僵持到學期終了，中間經過勸導，調解，訓斥都沒有結果，最後院長實在熬不住了，叫了正副級長去，軟硬兼施。我們兩個人咬定沒有罷課，不過缺席的人多了些。但也轉彎摸角地轉陳了全班的憂慮，結果院長讓步，教育部的指令，暫緩實施，不過最後的一堂要全班去上一上，給回老先生一點面子，國文不及格的仍須補考，一場風波，到此平息，這一役，筆者被院長親賜了一個銜頭，叫「小政客」。小政客還得院長保證，這學期國文一定及格，發表出來，六十大分，和上學期一平均，正好五十九分半，國文的評驚，精確如此。

老先生第二年就慣紗帽不幹了，換了一位名士風流的趙講師。

名士風流的趙講師及隨鐙執鞭的夏半仙

上面說到接替「拋卷中狀元」老教授的是趙宋卿講師，前後任大異其趣，趙先生是位單身漢，三十出頭四十不到的年紀。不修邊幅，平易近人，而腹笥甚豐。那時，我們班上有一位和我一樣國文見紅的同學夏彭年兄。老夏和趙先生一樣，是吟詩填詞的能手。（老夏曾為筆者講解全篇離騷及楚辭九歌）兩人志同道合，結成密友，這兩個人談起上來，四書五經，詩詞歌賦，上天下地，無所不包。筆者廁身其間，耳目所接，笑料成籬，現在未講趙先生，先提一下老夏。

老夏有個綽號，叫「夏半仙」，因為他那不及合的國學，遠遠超逾他的年齡，成付老師宿儒的格局。我們這些二流子，聽起來玄而又玄，故上尊號為「夏半仙」。後來又轉封為「下半仙」，為什麼下半仙而不是上半仙呢？倒不是為了他姓夏而不姓尚的原故，起因是貴州那天無三日晴的要命天氣。他脚上一對老布鞋，穿上時也許大晴天，但不旋踵大雨傾盆，下半仙認為不旋踵又會出大太陽，不想費事去換釘鞋，而老天徧徧不識趣，於是「浦蚩、浦蚩」老布鞋在泥塗裡走來走去，他一再下決心，這下要換釘鞋了，「浦蚩、浦蚩」這下非換不可了，「浦蚩、浦蚩」最後，居然下足決心，釘鞋換上，忽然間雨過天青，紅日高照，於是下半仙的釘鞋在石板街上，「切角、切角」其聲震耳。又要輪到下決心換布鞋了，等到布鞋換上，又是「浦蚩、浦蚩」大家就得出一個結論，凡老夏脚下穿的是布鞋，一定有雨，桐油釘鞋，一定是大晴天，十次倒有九次準，因為這天氣預測，出自他一雙尊脚，正打反着，反打正着，屢試不爽，就出了名叫「下半仙」。下半仙有襪半打，也天天換襪，換下來往床底下一丟。等到第六雙着過，就向床底下掏，揀乾爽些的又着上，如此週而復始，直到只只前賣生薑後賣蛋，照換如常。

那麼，志同道合的趙先生又如何呢？他教授宿舍不要住，在後街上租了一個獨間的小屋。將窗子糊得密不通風，而且密不通光，一年四季，倒

有三季生了熊熊的火盆，據說是圍爐清談比較有情趣，一天廿四小時一盞菜油燈。做先生當然比學生濶氣些，燈芯草在油碟裡排了一大圈，懶得撥，懶得剪，油盞發光也發煙，加上炭盆出的煙，以及「姑一騰」香煙一支接一支地加料（姑一騰是道地的土香煙，但煙包上一個中國字都沒有。金色的招牌是 GOIDEN 而不是 GOLDEN，尊重人家的商標，故叫「姑一騰」而非「姑二騰」），室內頗有不見廬山真面目之妙。

門雖設而常關，紙窗密不通風。油燈，炭盆，姑一騰仙霧迷濛。效果是「壁不漆而自黑」，最妙是床單被褥，怎樣都看不出原色，不過和四壁倒是十分調和，炭盆上一個紫泥茶壺，經常在煎熬中，倒出來的茶，絕不讓四壁及床具專美。

書架上，桌上，椅上，床上，地上全堆滿書。客來，椅上的往床上堆，又有客來，床上的就往地上掃。總之使賓至如歸，在書縫裡，書堆上，各就各位，展開海濶天空的劇談。黑茶一杯又一杯，姑一騰一支接一支，通霄達旦，淋漓痛快。

筆者的五十九分半一擱擱了三年，直到四年級上學期，趙名士說：「小陳，你這個五十九分半也好結束結束了。」我問：「怎麼結束法？」他說：「我現在出個題目，你就在這裡寫一篇文章算數。」於是在四壁煙籠，一燈熒熒，卷冊雜陳，黑茶姑一騰之間，振筆直書，拿了個八十分，為男生爭了一口氣。

十三張黑桃

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那時玩橋牌，做夢也不敢想有一付 808，恰好那時的明信片，一面是空白給人寫信的，另一面印了郵票及一些字眼。拿來一剪兩，和撲克牌差不多大小。空白的一面向外，郵票那一面畫上黑桃，紅心，方塊，金花菜。郵費便宜，明信片更便宜。買四十六張明信片做一付牌，化不了多少錢。山鄉中一無消遣，橋風大盛，打得咪頭咪腦的，大不乏人。飯前打的，叫「開胃 bridge」，飯後打的，叫「消化 bridge」，

考前打的，叫「「醒腦 bridge」，考後打的，叫「養神 bridge」，名目繁多，拉足四人，隨時開始。

幾百個人打，打吓打吓，就打出一個奇蹟來。當時的經手人和目擊者是誰，記不清了，不過好像現在臺北的盧善棟兄在場，敘述若有失誤，請盧兄另為文更正。

為了敘述方便起見，叫牌局上的四個人甲，乙，丙，丁。一付牌派好，甲拿起來一看。嗚哇，十三張 Spade，輪到他叫的時候，他將牌往枱上一攤，大叫一聲「Thirteen Spade，不用打了」，正在大家訝然立起來盯住這付牌時，冷靜的乙，看看那攤在枱上的十三張 Spade，看看自己手裡的牌，將那十三張 Spade 往甲前面推。甲已經不耐煩了，大聲地說，「你還看什麼，還有什麼大過這副牌的？」乙仍冷冷靜靜地說：「慢慢，慢慢，Thirteen no trump，」甲一聽，整個人跳起來，「你有意搗蛋，Thirteen no trump！你打得成嗎？」乙說：「不打得成是我的事，我就叫 Thirteen no trump」，甲氣得面紅耳赤「人家一手幾百萬年才出一次的牌，你偏偏要攪掉牠，你究竟存什麼心？」乙說：「不管你幾百萬年出一次，不管我要 Down 多少，我叫 Thirteen no trump 總歸蓋過你。」甲氣鼓鼓坐下去，咀裡咕噥，「看你打得成！看你打得成！」

這樣乙的 partner 丁攤牌，丙出第一張，乙向抬上的 dummy 一望，算準了如何一張一張夾吃丙一家，甲手裡的十三張 spade 一張一張墊，氣到七竅生煙，等乙丁把丙夾吃光，打成 no trump 的 grand Slam，甲霍地站起來，「我一生一世不要再打 bridge 了」。

事後大家討論起來，甲拿了十三張 spade，不應該就向枱上亮牌，就算直接叫 thirteen spade，乙手上 spade void，隨便怎麼大膽都不敢叫 thirteen no trump，甲在大興奮之下攤了牌，乙頭腦冷靜就可和你抬槓。乙不叫的話，丁是不能抬槓的。我認為這倒不是糟撞了幾百萬年一

見的一手牌，而 grand slam no trump 是在這情形下，乙仍不失冷靜，叫 grand slam no trump 而且打成，這實在是奇蹟上的奇蹟。希望善棟兄將這四位的名字想起來，也好在橋牌史上永垂不朽。

鷄 飛 狗 走

上文講到我們這一班做「小魚」時上體操，唸國文種種調皮的事，被其他校友及師長看到，不免得到一個印象，覺得這班人，簡直頑劣已極，不過事隔四十年，經時間的醇化，就算劣行也成爲笑談了，因而毫不顧忌地直揭其相。寫完橋牌奇蹟，忽然想起還有一件壞事，經過的奇趣，尤勝於前者，反正一樁臭，兩樁也臭，索性寫出來以博一笑。

一年級下學期有一門旁門課，教的是一位女性副教授，這班劣徒要開開她玩笑，在她上課前提了一只鷄放在講枱的抽屜裡，女老師在全不防備之下來上課。講了幾分鐘書，「閣閣閣」。她一呆，舉目四週望了一下，沒有什麼，繼續講書。這只怪鷄，若有靈性。隔了好一陣，在最不防的時機又「閣閣閣」，老師又認真地找一遍，怪鷄徧徧又不出聲了，如此幾次三番，老師已有點面紅耳赤，終於被她聽出閣閣聲出自講枱。她彎下身看看講枱下沒有什麼，將抽屜猛一抽，空的，只好繼續再講。不料閣閣聲出自另一只抽屜，她猛然一抽，又沒有。再抽另一只，還是沒有。這下連全班劣徒都莫明其妙。這時，她書也不講了，兩只抽屜，輪流抽，閣閣聲確是在裡面，就是抽來抽去空的，簡直像變戲法一樣。最後她大怒之下，將兩只抽屜，同時一抽，蓬蓬蓬，那只怪鷄直飛而出，幾乎撞在她臉上，下文如何，應是狗走局面，讀者自可想像，不必畫蛇添足。

這場鬧劇，實在也出乎捉鷄人意料之外。事後查看，原來兩只抽屜之間是通的，而怪鷄實在機靈。拉右往左逃，拉左往右逃，一直到面個抽屜齊拉，才無所遁形，直飛而出，將一場惡作劇，攪得精采無比。

海 角 鳴 機 演 大 術

賈 陽 槐

——無病呻吟的留美生活雜記——

紐約的生活，是緊張而且單調的。爲了放鬆我的身心，在公餘我不知不覺地養成了兩個嗜好，第一個嗜好是逛百貨商店，逛中國城，逛博物館；第二個嗜好是看武俠電影和武俠小說，「大術」這兩個字我第一次是在武俠小說中發現的；據說宋代有一種武功，叫做「大術八式」，我第一次發現 CHIN CHIU-SHAO 這個英文名字，是加拿大世界博覽會 I B M 的陳列室，那裡掛着一張巨大的數學進展年表，在那張年表上，印有世界各國數學巨人的姓名，而上面唯一的中國人就是秦九韶，我費了幾個週末的時間，才探出了這位中國數學家的來龍去脈，可惜是我直到如今，還無法找到一張他的畫像。

很多中國科學家的畫像，都不難在美國找到的。像張衡（後漢人，公元七八～一三九年），祖冲之（南北朝人，公元四二九～五〇〇），一行（俗名張遂，唐人，公元六八三～七二三），有的畫像出現在中國科技名人故事，有的畫像出現在中國發行的紀念郵票，只是這位名著歐美的一代奇人，却被他的國人忽視了。

根據錢寶琛的中國數學史，秦九韶的傳奇，實在很像金庸先生筆下的那些曠世奇才的武學宗師：